

山明水秀淺水灣



豎立於淺水灣畔的天后像
(王鉅科攝)

移動風景

淺水灣山明水秀，遊艇穿梭，華廈高聳，歐美風情，譽為「天下第一灣」，每天吸引無數的中外遊客，慕名而來。

淺水灣，春天紅棉吐豔掛滿枝頭，英雄樹挺拔豪邁。炎夏鳳凰木花開一片艷火，光明照耀大地，生機蓬勃。而紫羅蘭山上的紫羅蘭開遍山頭之後，又是雁鳥南飛時候，淺水灣人家的花園秋菊盛放。冬天紫荊花開遍灘頭山野，姹紫嫣紅，而花期跨越季節，吐露對香江的一片深情。當淺水灣畔，芍藥爭開，桃花吐紅的時候，又迎來了一個春天。「淺水丹花」是香港八景之一。

淺水灣艷陽當空，青山綠水，富有熱帶風情，早已被譽為「東方夏威夷」之一。

淺水灣擁抱着一個「東方花園」，中國神話砌成了一個美麗的富有傳奇色彩的濱海公園，東方朔本是一位詩人，賴方士指點變成了神仙，東方朔挑着蟠桃欲趕路向王母賀壽，長路漫漫，駐足長壽橋畔，駐足淺水灣畔。拯溺會所前，海神天后巍峨端莊，觀音巨像慈祥美麗；一個救急救難，一個慈航普度，對着太平洋萬傾滔滔波濤，日日夜夜祈求旅人平安。

一條碼頭海堤直伸海中，在盡頭回眸淺水灣，海風颯颯，猶如回憶人生旅途多姿多采。灣畔的「淺水灣酒店」，充滿懷舊氣氛，歐陸式建築，地中海情調。多少中外電影、電視在這裡取景，名聞世界。香港，「東方的荷里活」，而淺水灣酒店是電影鏡頭羅曼蒂克的宮殿，是愛的夢境。把酒言歡，瀟灑走一趟。而淺水灣酒店的餐廳充滿古典、浪漫氣派，與愛侶喁喁細語於海風中，人生哪得幾回春？

淺水灣風情萬種，四季景色常新，多少雙雙儷侶縱涉足沙灘、海水、岩石，編織愛的美夢。這裡曾留下中國抗日戰爭時代著名女作家蕭紅的足跡與芳塚。多少痴男怨女在海角尋找失落的山盟海誓；詩人在這裡尋覓詩的意境；小說家在這裡追蹤愛的故事；畫家在這裡描繪風景，渲染河山的美麗；面對豪華奢侈的世界，更有天涯旅人在這裡吸取生命的靈感，作為鞭策，鼓足幹勁，書寫生命歡樂的畫圖。

淺水灣的每一陣風聲、雨聲、濤聲縈迴在天涯徐霞客的心中。

(摘自《香港攬勝》，風采出版社)

蔣介石最刻骨銘心的一天

□佚 名

1949年10月1日這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之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舉國歡慶，華夏沸騰。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會銘記的重要時刻，尤其是對這個人，似乎更加難忘，此人就是毛澤東的「老對手」——蔣介石。此時此刻，他在哪，在做什麼？這位曾經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物，是如何度過這刻骨銘心的一天的？

歷史烽煙

1949年10月1日。清晨。廣州東山梅花村32號陳濟棠公館——蔣介石在廣州的居所。

蔣介石的官邸死一般寂靜。突然，電話鈴聲響起，打斷了正在思考的蔣介石。國民黨空軍司令周至柔已經打過幾次電話了，但蔣介石一直猶豫不決。每一次，周至柔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

放棄空襲 怕受唾罵

「校長，再不起飛，我們就不能按時到達了。」周至柔焦急地向蔣介石說出了最後的底線。

蔣介石猛地站起身，對着話筒說：「任務取消。」

周至柔大惑不解，問：「校長，請再考慮考慮，我們準備得很充分，保證完成任務。」



北伐時期的蔣中正

「任務取消。」蔣介石又一次更加堅定地重複一句，然後放下電話筒，慢慢地坐回沙發，臉上沒有一絲的表情。

不過，在今天看來，蔣介石倒是作了一個正確的決定：他取消了用空襲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計劃。這個計劃蔣介石與周至柔密謀了很久，也精心準備了很長時間。蔣介石為什麼在最後關頭取消這一計劃呢？因為他最終明白：即使他把天安門地區炸個稀巴爛，破壞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他得到的只能是中國人民的更加憤恨和美國人對他野驢技窮的蔑視。而且，天安門廣場與故宮相連，如果把故宮炸了，把北京的古建築毀壞了，自己就成了燒阿房宮的項羽和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了，這樣會招致全中華民族的指責和唾棄，成為千古罪人。所以，蔣介石最終放棄了破壞計劃。正是出於對蔣介石孤注一擲冒險一搏的警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閱兵式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飛機全部帶彈受閱，這在中外閱兵史上是極罕見的。

越洋電話 唯一浮木

蔣介石還是寄希望於美國政府對他繼續支援和對新中國政府遏制的。此刻的蔣介石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一個消息。通過總機，他接通了美國的電話，話筒裡傳來夫人宋美齡熟悉的聲音，蔣介石心中一陣興奮。

當宋美齡講到美國政府決定繼續承認蔣介石政權，而不承認北京政權時，蔣介石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連聲說：「好！好！好！」實際上，蔣介石深知美國方面的這種支援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可到了這等狼狽境地的他權且將這一消息作為一種掩耳盜鈴式的安慰劑。為了爭取美國更多的援助，1948年11月28日，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前往美國遊說。但迎接她的盡是一些美國的二流官員。深感失落的宋美齡在發回國內的第一封電報上說：「沒有人對我們感興趣。」

快刀斬亂麻

□惠伊深

點解咁講

「快」字雖然簡單易認，常說常用，但是，它所有的意思卻不一定人人皆知。

不信嗎？我們粵語常說「呢把刀好利」，在正式中文中說，「這把刀很快」，「快」字代表了鋒利。

再進一步說，標題上寫的「快刀斬亂麻」，是所有中國人都會用的一句俗語，不過，有趣的是如果做不甚解的理解，雖意思並無大的扭曲，但「快」字解釋出入甚大，大大影響此語的準確程度。

很多人講成「很快地用刀斬亂麻」，這是不明「快」有鋒利詞義；正確的解釋應當是「鋒利之刀猛斬雜亂之麻」。此俗語比喻辦事果斷乾脆不拖泥帶水，若速度雖快卻拿了鈍刀，怎麼斬雜亂之麻呢？所以，關鍵之詞「快刀」是指鋒利之刀，不可解錯。

快慢之「快」，除了有「鋒利」詞義之外，還可解成稱心、喜歡、開心、爽快。比如，快樂、快感、快活、快意、大快人心等。

人們常說「快人快語」，是指爽快之人說出爽快之話了；「不吐不快」當然指的不是嘔吐和快慢問題，是說不吐露便不快樂，意指要盡快說出；「快婿」是形容如意美好的佳婿，可千萬別理解成快樂的或是跑得快的女婿呀！舊時有「捕快」一說，是指執行緝捕的差役。

「外快」是大家喜用的另一個常用詞，指正式工作以外的收入。此處的「快」本從快慰而來，指額外的快事呢！

(摘自《字海拾趣》，香港中華書局)



窗花古韻

清暉園是廣東四大名園之首，位處順德大良南郊，原為明朝萬曆狀元黃士俊府邸，清乾隆年間轉手給進士龍應時，經龍家數代精雕細琢，輾轉而成今天布局。

園內建築說不上宏偉，但景物交融，匠心獨運。遊清暉園，讓人有如沐古風，洗脫塵俗之感。

園為園內古色古香的窗花。

□懷舊堂主 圖、文

紅顏薄命 影迷同悲

□梁羽生

明星輓聯

林黛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零時被發現「意外死亡」的，出殯的盛況亦是萬人空巷，足與阮玲玉相比。

再難見世上仙姿

我曾抄下在當時報紙上刊出的若干輓聯，有幾副寫得非常之好，值得介紹。先說一副影迷送的嵌名輓聯：

林月朦朧，現頃刻曇花，如露電泡影，頓教青塚埋香，一代紅星，空剩得畫中人面；

黛煙縹緲，作諸般色相，有愛恨嗔痴，從此銀壇絕跡，四番亞后，再難見世上仙姿。

這副嵌名聯，寫得文情俱茂，對仗亦甚工整自然。但可惜報上只刊出聯語，作者是誰則不知了。

樑間泥落燕何依

不過此聯雖屬佳構，而我最欣賞的還是林黛的秘書劉恩妮送的那副，聯云：

存一腔心，至莫可言時，落落孤懷，知所惡有甚於死；

鍊萬古愁，無大不了事，庸庸流俗，笑若輩半是偷生。

此聯的對仗工整猶屬餘事，最令人激賞的是作者以最了解林黛心事的知己口吻來寫林黛之死，其感情的蓄厚，寄慨的深沉，尤足令人咀嚼。輓林黛諸聯，論「格調」之高，當以此聯為最。聯中的「一」字「萬」字，「心」字「愁」字等，表面看來似犯了平仄失調的毛病，但這是對聯中一種特殊的「變格」，和律詩中「拗救格」相通。所謂「救」，就是補償。一般來說，前面該用平聲的地方用了仄聲，後面就必須在適當的地方補償一個平聲。有興趣的請參看王力的《詩詞格律》，此處恕難詳論。



林黛原名程月如，其藝名來自英文名 Linda 的音譯

還有一副影迷送的輓聯也寫得很好：

真與幻分得太清，死與生得了得太早，一曲正酣嬉，江上峰青人不見；

妻對夫縱覺愛短，母對子應覺愛長，孤雛方待哺，樑間泥落燕何依。

鄧文懷輓林黛聯云：

五年共事，十載交誼，前夕尚歡談，今朝竟永別，痛惜銀漢星沉，白樓空留藍與黑；

一代藝人，四屆影后，扶搖方直上，造極正高峰，奈何璇閼月落，華山誰煉寶蓮燈？

未許紅塵看白髮

《藍與黑》與《寶蓮燈》是林黛主演的片名，但這兩個片名的對仗似稍嫌牽強。還有兩副輓聯，寫得也很不錯，並錄如下：

(一) 來去太匆匆，一代佳人，未許紅塵看白髮；

死生長惻惻，千秋春島，獨留青塚向黃昏。

(二) 冤家路窄竟相逢，驚記起秋水春雲，青梅竹馬；

怨偶到頭何所有，只剩下孤雛老母，碎玉零縷。

獨留青塚向黃昏

第一聯的「獨留青塚向黃昏」出杜甫的詠王昭君詩，林黛曾主演電影《王昭君》。第二聯的「怨偶」云云，則是見仁見智了。當林黛的噩耗傳至台灣，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曾以「過來人」的身

份表示對龍五(林黛之夫)的關懷，其言曰：「影迷們有時是毫無理智的，他們對於一個心愛的明星的死去，常會不問情由，化為一股盲目的憤怒！」這也算得是個小插曲吧。

(摘自《名聯叢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蔣介石與宋美齡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典的消息時，蔣介石就憤然站起，破口大罵：「娘希匹，一群混蛋，老蔣待你們不薄，一群賣身求榮的王八蛋！」除此之外，蔣介石沒有說過過其他的話。

盡失人心 希望破滅

據美國人易勞逸著《毀滅的種子》一書，蔣介石的失敗有一個原因，是他的許多部隊倒戈投向共產黨。事實上，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國民黨高級將領率部起義投向共產黨已成為大勢所趨。

夜深了。然而此刻的蔣介石仍然輾轉反側，無法入睡。他煩躁地反覆調換着收音機頻率。

這時，收音機裡報道了一則北京破獲一起國民黨特務破壞活動的消息：「陰謀在人民政協開會期間進行搗亂活動的國民黨反動派特務分子木劍青，於20日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該犯為國民黨中統局特務，化名王建坤，於9月2日來京……經北京市公安局連日偵審，特務匪犯木劍青已初步供出該案為國民黨中統局有計劃之搗亂活動……」

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再次落空，一股無名火直蹶上腦門，他不由得大發雷霆：「一群廢物！」

夜色越來越深。對蔣介石來說，1949年10月1日這一天也許是他一生中最漫長、最難過、最刻骨銘心的一天吧。

(摘自《黨史縱橫》)